

山东滕州“绑架”墨子始末

——张知寒“考证”墨子花絮

○山东 智青仁

墨子是山东滕州人说”的始作俑者——张知寒，山东省滕州龙阳乡人。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毕业于山东大学历史系，1957年被打成“右派”，利用自学的知识，给人看起病来，后到一所工厂当临时厂医。1979年平反，回山东大学教学。

九十年代初，滕州发动各地的同乡联谊会为家乡作贡献，掀起“文化搭台、经贸唱戏”的热潮。张知寒深感自己无经济实力和经济关系，只有利用自己的历史专长为家乡作贡献。遂向家乡人宣扬：“我查遍了县志，发现滕州历史上没名人。你看，人家曹县有个曾子，曲阜有个孔子，邹县有个孟子，我们滕州难道就不能出个什么子吗？”接着，利用当地干部急功近利、好大喜功的心理，开始了为墨子在滕州“安家落户”的活动……

一、“就教他在这里吧！”

1993年，滕州政协文史委员会的负责同志陪同张知寒去木石镇考察，他们来到一个叫化石沟的村东边。此处有一座破庙，两口井，还有一个破旧的石饮马槽。这些东西都是明清时的遗物。张知寒先生走到饮马槽边看了几眼，用手杖捅捅石槽，说：“说不定这些是墨子的遗物……唔，就教他（墨子）在这里吧！”

陪同他考察的负责同志暗暗咋舌：这不是乱点鸳鸯谱吗？

二、“历史上好多事都是弄假成真！”

张先生之所以最初把墨子安在木石的化石沟，依据是明代万历十三年《滕县志》上的一条记载：城东南（木石镇）有狐台山，又有目台亭。这是他“墨子滕州说”唯一的一条证据。张知寒认为“目台”就是“目夷”，其台是为纪念目夷君而建，说明木石一带就是目夷君的故乡。故而演绎出一个三段论——

大前提：目夷君的故乡是滕州木石（张知寒说当时属小邾国）。

小前提：墨子是目夷君的后裔。

结论：所以墨子的故乡是滕州木石（小邾国）。

其实，在这里“纪念”他，不一定能证明“这里”就是他的故乡，而且在山东有“目夷”字眼的不止一处。例如，距滕州500里之外沂水县，其县志记载：城南40里处有目夷台。显然，张知寒的大前提过于武断。

而更离谱的是小前提。滕州举行首届国际墨子研讨会，在张知寒教授的下榻处，家乡的几个朋友问他：“知寒，你说墨子是目夷的后裔，有证据吗？”

张知寒：“没有，是推测。”

朋友：“目夷君的墓不是在微山岛吗？（注：微山岛属于距滕州百里的微山县）扒开看看有没有蛛丝马迹。”

张知寒急忙摆摆手：“不能扒，一扒就露馅喽——历史上好多事都是弄假成真！我怀疑

曲阜的少昊陵也是假的。”

三、“噢，那另作别论……”

张知寒教授说，墨姓在滕州失传了。

有一次，一位同志在木石的墨子生平事迹展览院内告诉他：“张老师，我发现滕州还有墨姓。”

张知寒听后大为惊喜。“好！……人在那里？”

那位同志说：“县志上记的，在城西南40里处，有个墨丞相墓——”

张知寒如获至宝，急忙接过“好，这可是个新证据！”

不料那位同志抖出真相：“可惜，人家不是滕州人。是青州人——金人南侵时，他的家人带着他的遗骨难逃，路过滕州，把遗骨埋在这里了。”

张知寒大为失望：“噢……，那另作别论……”

用地名牵强附会是张知寒为墨子安家滕州的“特点”。尤其他把周围的山川村镇都与“目夷”挂钩，例如，南台、北台改称南夷、北夷，化石沟说是目夷沟，沂河改叫目夷河……（其实即使这地方就是“目夷”，也不一定与墨子有关系）。

有一次，有人问：“张老师，你说咱这条小沂河叫目夷河，那距咱这里三、四百里的临沂地区的大沂河叫什么河？”张知寒还是那句话：“噢，那另作别论……”

有什么“别论”！其实，山东省属于古代的东夷地区，据考证，沂蒙山区就是夷人的发源地，所以带“目”“牟”的地名很多，据说，连胶东半岛的牟平也属此类。如此看来，目夷也不能仅局限在滕州木石几十平方公里的范围了。

四、“越具体人家越钻空子”

张知寒把“滕州说”弄假成真，时刻有心虚之感，但当地的“文人学者”或想借机立功的人，并不完全理解其苦心，往往超越他的雷池，这使张知寒十分焦急。

例如，在木石布置墨子生平事迹展览馆期间，滕州报社一位负责人送来一幅照片，说是“墨子故居遗址”。布展的一位同志接过照片一看，照的原来位于木石北不远处一个叫化石沟的村东的明末清初的一座破庙，来人说宣传部让用上。布展的同志只好苦笑着把照片贴到了展板上。

展览馆办好了，第二天，布展的同志突接到张知寒打来的电话。原来张知寒和市里有关领导来验收展览，张知寒让把“故居遗址”照片换下来，说：“上次人家就提出质疑，越具体人家越钻空子。”接着又指着由“墨子研究中心”的李广星确定的画着一座坟墓和“埋在化石沟的苍松翠柏间”文字说明道：“这些都不行。我多次对他们讲，越具体人家越钻空子！”

五、“我不让他们这样写……”

张知寒的“墨子滕州说”一出，当地迎合者闻风而动。最先行动者是木石镇的一个副镇长，自撰碑文，在张知寒所点过的化石沟造起了墨子像。同时，把木石一带的山、水、地名等都与墨子挂起钩，编了一本小册子《墨子的传说》。对此几位在木石工作的老同志笑道：“王副镇长才来多少天，怎么墨子的传说光往他耳朵里传，不往咱耳朵里传？”问当地群众

有无此说，老百姓说，“俺也没听说过，都是王镇长让俺这样说的。”但他编的太离谱了，违背最起码的历史常识。诸如让墨子与他不同时代的范蠡相见，当时没有骑马的却让“墨子勒马落凤山前”……

更为可笑的是由某某与某某编的地方戏《墨子》。为了证明墨子、鲁班是滕州人，干脆把墨子写成滕国人，居然让墨子与他相距几百年的滕文公的女儿恋爱（张知寒主张墨子远在滕国之前的小邾国人），让两千年前的人吃起滕州人现在吃的煎饼……

张知寒感到这样写让人有空子可钻，十分恼火：“我不让他们这样写，他们真是……唉！我真让他们‘逼上梁山’了！”

自相矛盾的是，张知寒尽管不喜欢当地迎合者投机者的做法，但在考证时，却又引用他们的杜撰与编造。而作者呢，却因造假有功，前者提升进城为博物馆长，后者过去去开除公职，因为写戏有功又重新安排工作，而且定为国家二级编剧。

六、“我也是被逼上梁山啊！”

张知寒对自己的“墨子滕州说”曾感叹为“逼上梁山”。这是他无意中说了一句真话。

其实，十几年前张知寒在《滕州文史资料》发表的第一篇演讲标题是《墨子为滕州人一说》。也许是出于试探吧，这“一说”，至少还表现了一个学者具有的谨慎与科学精神。谁料，“一说”一出，当地政府与并不谙历史而又渴望家乡有个名人的芸芸众生，特别是想借此有所求的半拉子文人，群情振奋……于是，撰传说、编戏剧、发文章、搞访谈、求题词、立塑像、建组织、开大会、上电视、邀国外、游国内、请名人、拜权威……拉亲排异，上下作弊，不惜倾全市之财，挟百万人之心，把本来是一般的学术活动，搞成一场场的政治运动。张知寒既为之震惊，又感到受宠若惊。正如他老伴所言：“你看，人家都能为家乡办实事，你张老师一句话就害得家乡花这么多钱。”（仅首届国际研讨会就花掉300多万元）无奈之下，张知寒只好一不做二不休，有最初的还有点犹豫的“一说”而越“说”越“多”，越“说”越死，咬定墨子就是滕州人了。正如他自己所言：“我也是被逼上梁山啊！”这也是他为什么会绽放出上述啼笑皆非的“花絮”的真正原因。

政治腐败导致学术腐败，学术腐败则会以假乱真，直至弄假成真。难道历史就是一块任人捏把的泥团？滕州人现在把这块泥团越捏越大，越捏越奇……若干年前，张知寒也明白的表态过“应是泗水人”的鲁班，今天也被拉到了滕州。可惜，驾鹤西去的张知寒已经听不到看不到了……

从张知寒先生的“一说”出笼到现在，迎合者们依然没“说”出什么可靠证据。近年来的出土，反而证明小邾国中心并不在滕州，而是在枣庄山亭区，即使墨子真为张知寒所说的是小邾人，也不一定是滕州人了。可悲的是，和滕州人来往密切的任继愈馆长，不仅认可鲁班也是滕州人，而且竟然也口出：“最近的出土也说明墨子是滕州人……”

难道任老先生亦为“逼上梁山”欤？

学问家学问虽大，亦并不是什么都通，什么都精，金口玉言。可怕的是他们遭遇绑架，失去良知。

